

傅斯年文集

诗经讲义稿

傅斯年 著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
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遊從之宛在水
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
之渚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遊從之宛在
水中沚
遊白詩短蒹葭四詩乃藝術形式完美之
民間歌歌哀婉清麗情調雖解
唐寅年冬晚何君元孝

傅斯年文集

诗经讲义稿

傅斯年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讲义稿 / 傅斯年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3

ISBN 978-7-5426-5689-6

I. ①诗… II. ①傅…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 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7353 号

诗经讲义稿

著 者 / 傅斯年

总 策 划 / 贺鹏飞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王 辉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TEL: 045-85081457

监 制 / 李 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640 1/16

字 数 / 90 千字

印 张 / 10

ISBN 978-7-5426-5689-6/I · 1160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叙 语·····	1
泛论诗经学·····	3
一、西汉《诗》学 ·····	10
二、《毛诗》 ·····	11
三、宋代《诗》学 ·····	13
四、明季以来的《诗》学 ·····	15
五、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16
《周颂》·····	21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	21
《大雅》·····	54
一、雅之训诂已不能得其确义 ·····	54
二、《大雅》的时代 ·····	55
三、《大雅》之终始 ·····	58
四、《大雅》之类别 ·····	59

《小雅》·····	61
一、《小雅》《大雅》何以异 ·····	61
二、《小雅》之词类 ·····	63
三、“雅者政也” ·····	67
四、《雅》之文体 ·····	68
《鲁颂》《商颂》述·····	69
一、《商颂》是宋诗 ·····	70
二、《商颂》所称下及宋襄公 ·····	72
三、《商颂》非考父作 ·····	78
《国风》·····	81
一、“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	81
二、四方之音 ·····	82
三、“诸夏”和《国风》 ·····	86
四、起兴 ·····	88
《国风》分叙 ·····	90
一、《周南》《召南》·····	90
二、《邶》《鄘》《卫》 ·····	94
三、《王》 ·····	99

四、《郑》	100
五、《齐》	102
六、《魏》	103
七、《唐》	104
八、《秦》	105
九、《陈》	106
十、《桧》	106
十一、《曹》	107
十二、《豳》	107
《诗》时代	109
周诗系统	110
非周诗	111
《诗》地理图	113
《诗》之影响	114
论所谓“讽”	116
《诗三百》之文词	125

叙 语

下列关涉《诗经》之讲义十二篇，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共《周颂》一篇，十一月所写，论文词之一节，次年一月所补也。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词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此为论经之上卷，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诗经》而设，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下卷则谈《诗经》旁涉所及之问题，均非今年所能写就。若所写就者，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

“诗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词之盛，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扬之者以为超越李、杜，皆非其实。文学无所谓进步，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故一诗之美，可以超脱时间，并非后来居上；而一体之成，由少而壮，既壮则老，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诗经》之辞，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诗经》之体，

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则亦时代为之耳。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哕。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兹编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若论文词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去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拟目中三节涉及《诗经》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论为叙录《诗经》，文学史中所应述说，理非二事，故不别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

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词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

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久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邶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邶》《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狽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

《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词，《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

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1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3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4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5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6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7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9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10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1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12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13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14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15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16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

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17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8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19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20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一、西汉《诗》学

从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

《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二、《毛诗》

《毛诗》起于西汉晚年，通达于王莽，盛行于东汉，成就于郑笺；从此三家衰微，毛遂为《诗》学之专宗。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庭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他。第一，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他。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